

42

36

12

準
貴

宋史紀事本末卷第五

金滅遼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死子劾
里鉢嗣初女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
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憑
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泥
號完顏氏於夷狄中最微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
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
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真
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
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真已而避遼王宗真諱改曰女

直又有曰黃頭女真其人剽朴勇鷲謂之回霸自東沫江
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爲酋長僻處契丹
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復遣使貢
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鷄等上言契丹怒
言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崖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
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真宗大
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
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
至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遠五國蒲轟部節度使拔乙門
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遠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
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

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召見燕
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
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
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
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
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道死
子劾里鉢襲爲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鉢死弟頗刺
淑嗣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刺東一名烏雅末次曰阿
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幹魯曰幹者曰烏故乃曰闊母
曰查刺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翁益哥謂曰烏雅末末善

若辨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率母弟頗刺淑襲爲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散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遂破桓赫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口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海里叛遂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韓達刺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時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冠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蕭就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真節度使盈哥死兒子烏雅束嗣高麗復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日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於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部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於女真自是來往不阻政和二年二月遼主知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

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害患奉先曰彼麓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心設有異志曩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文真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

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於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三年十二月生文真節度使烏雅束死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稱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召以為罪乎

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靑於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及阿疎奔遼烏雅束屢以為請遼主不遣阿疎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

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
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
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何息保
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
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
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
路統軍司阿骨打開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
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
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可婁室閣母等爲將而使
盧火徵移懶路迺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
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於天

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
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如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
遼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遼界遇勃
海軍即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幹本與
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
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
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撤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
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
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西出阿
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畧不
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

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勃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野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

屯出店河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故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斡隣樂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晟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鐵驪

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遼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爲言至是阿骨打用鐵州降人楊村采遂稱皇帝卽位且曰遼以質鐵爲取其堅也質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旻追尊祖龕福以下皆爲帝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遼主使僧家

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寒刺復書且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葉謝傑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遼且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營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朮可衝遼軍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

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
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
爲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
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金主留其使蕭辭刺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直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
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
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
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
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
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旣濟使人測其渡處
深無涯渙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

人阿疎卽岩田班師遼以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
如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士亾歸謀迎立淳淳
興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道宗欲立淳爲太子群臣
諫乃止遼主卽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幹爲太叔封淳
越王留守京東於是章奴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
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
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
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卽斬諦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
定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
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
檄州縣遂結勃海群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

降虜山順國女真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遼主所腰斬於市 十二日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眾以刀撻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一匹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隣灤金主行次爰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谷間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日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太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溪港盜千人盡捕其眾斬之無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末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甌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成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嚮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

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夏四月金人立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不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封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遇於活火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野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直皆降於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六月遼以耶律淳爲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十二月遼耶律淳遣金咸州都統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賽刺及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幹魯古及知東京事幹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師郭藥師遂進與淳戰淳敗走幹魯古追至河里真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徵成川惠七州皆降金。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於遼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旣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哀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裏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非體式

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王遂命谷神依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爲大字云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答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日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闕毋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五月金主白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習泥烈宋

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繼於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閣毋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爲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廬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切去眞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敗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

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爲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卽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遐賣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遐賣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覲則曰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卽詔曰追不及余覲至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十一月金侵遼中京耶律余覲奔金金粘沒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

心今乘其釁奇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
群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
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幹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
余覲爲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儻於鴛鴦
余覲引婁室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覲乃三
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幹耳若爲社稷計不
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覲自退矣會耶律撒八
等復謀立敖盧幹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
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
主乃遣人諭之或勸敖盧幹曰安必爲最爾之

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
伏誅敖盧幹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
解體余覲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
鴛鴦灤走雲中遣傳國璽於桑乾河 三月金粘沒喝敗
遼奚王於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
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
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沒喝
出靉嶺期會於羊城灤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
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
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
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

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目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淳為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府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

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齋祀被之令百官拜拜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群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取守中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

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中
 大敗其眾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夏四月金
 取遼東勝州獲阿疎至金金人杖而釋之 六月遼耶律
 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
 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名藥淳甚驚
 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
 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
 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
 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
 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
 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蕭幹馬步軍都元帥意將

為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
 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為皇
 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政
 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蕭
 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
 毀元帥劉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
 通於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
 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
 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繼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
 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種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
 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婁室敗之於宣水追

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八月金阿骨
打龍遼延禧於石輦驛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西京及沙
漠以南遂奔於訛汝烈金斜也使幹離不言於金主曰今
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
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漁淥乃自將精兵
人襲之蒲家奴幹離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及
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
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
戰也幹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久而遁則無及
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列論軍中以
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

嬪登高阜觀戰余覲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遂
以騎兵馳赴之遼主皆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幹離不
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離不追至烏里質
驛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十二月金克遼燕京
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上表於金求立秦王
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
崩成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前遼統軍
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木
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
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
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

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離保即箭哥山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三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子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夏四月金以幹曾為都統幹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獲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離不能進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主定許王亨及諸妃

女併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灤幹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幹離不許 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列等切諫不從遂渡河於金肅軍北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列陰謂耶律元直

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柰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曆以特烈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奚回離為其下所殺金遣使如夏時幹離不趨天德聞夏迎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八月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渚灤俎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阿骨打弟諸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諡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為諸班勃極烈幹本為國論勃極烈輔政幹本阿骨打庶長子也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即律木列為帝

木列與宗孫也十一月遼木列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六年春正月夏遣把里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灤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金龍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

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
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
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
出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饑過天
德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頭跪而大慟
潛宿其家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
事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
獲以歸八月廢延禧爲海濱王遼遂亡遼耶律大石
稱帝於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
蕭乙薛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
會西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中立
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
卽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
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
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
爲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
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
石爲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是
爲西遼

復燕雲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元中及宦者童貫

使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羗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羗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為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謫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加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賚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口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

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
直散視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祭京
等訓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
開寶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
謀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
慶送善慶等歸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
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
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
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日聞天子將與女真圖
契丹句存契丹編定為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

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

下詔求言於是謬士效忠而儉人乃誤陛下加以誣誣之
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謫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
臣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
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
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
言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
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穢官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
能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
豈勇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
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

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願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使奸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雖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為奸諂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白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

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折津兩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勅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為政報聘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勸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三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於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

齊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
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
不忠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
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
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冠初平帝亦悔於
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
復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
而不取燕雲安真卽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
意治兵黼於三省置輕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
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
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勸

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
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
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
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
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宜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
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累而不問論士卒之強
弱指宜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
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
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
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
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

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
 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
 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
 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
 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
 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
 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
 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林不過欲得關南十縣
 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
 女真復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
 封植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

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
 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屢戰不解勝負未決
 強弱未分持下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
 衆繫契丹君臣推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凌中
 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
 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
 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一萬金之產
 與寒士爲隣欲肆拜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
 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
 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
 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

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
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
覩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摺撫他事除集
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
以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駭不
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
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咲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
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
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卽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
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
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

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與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
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謀
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
道先令人持一大挺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與宗亦敗
於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
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
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誼惟大國圖
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答而密劾師道助
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七月王黼聞耶
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

為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見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求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

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諫劉延慶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長隊行而不設備吾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韓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

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宜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餘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

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爾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回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

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 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 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

之 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 出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夫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 所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 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遣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矣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

及嘗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會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椎州以金書通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僅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椎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

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椎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虞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徃王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以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

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廣成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卽日班師五月庚申以王黼爲大傅鄭居中爲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蔡攸爲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止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王帶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六月丙戌遼張鼓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

鼓

者州民推鼓領州事卽佳淳死鼓知遼必亡乃

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爲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鼓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鼓狂妄寡謀何能爲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鼓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旣而粘沒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鼓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鼓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昇平州爲南京加鼓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鼓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

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士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議
 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
 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
 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
 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眾外藉宋人之援又何
 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穀乃遣張謙率
 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
 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盡
 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
 桓產為常勝軍所占者采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
 言安弼借故三司使言同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

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
 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不以聞帝
 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從穀內附
 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
 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
 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
 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
 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士黼梁師
 成共薦植代貫交雲中之地植至太原招朔應尉諸州降
 人為朔寧軍八月遼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敦藥
 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

爲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遁去尋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冬十月詔建平州爲太寧軍以張毅爲節度使時金人聞毅叛遣闍母率二千騎攻毅毅率兵拒之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毅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毅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金幹離不攻平州圍之金人以闍母無功而還乃復使幹離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毅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毅戰於城東毅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置

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號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關固守 詔殺張毅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問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毅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毅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益殺之函其首併毅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卽與毅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平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爲兵端云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與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

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遵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

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季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官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遣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鼓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帝之禮儀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爲代積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 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
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縣界
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末微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白雲
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借以自信縣
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
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
怨而未敢發時朱劭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
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劭為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

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言矢
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
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
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
坑 十二月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
死北 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震棄城走州西
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出
得官吏必斷髮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皆
盡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
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
使陳遵上言臘眾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福

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䟽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
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宣制使率禁
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
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將方七佛
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
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
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屢擊破方臘
臘焚官舍府庫民居畱道還清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
稟王涵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
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

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謂
野婦得徑卽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
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僞
相方肥等其衆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
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
餘里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睦寇
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
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
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
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爲嚴州
歙州爲徽州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
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
郡官軍莫敢撻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
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
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聞者覘所伺
江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
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衆
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羣奸之窟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迫禪位於太子桓時天
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
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等
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
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構釁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之
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
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鷗通判寧化軍召爲
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卽位授右正言鷗上疏曰數十年來
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
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
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
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解尚敢爲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羣
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

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十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皆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歎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遂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太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澥

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並藉其家朱勔故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州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

夫候門奴事時調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
 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官嬪一門盡為
 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勳得官者
 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
 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驥為太 李邦彥引
 用謝克家孫覲為纂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
 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 臣中朴直
 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 諫則所任得
 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 服哉 乙未貶
 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 賂謝士人入錢
 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人赴廷試 第之日侍帝側聶

嚆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 如初師成貌若
 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嘗 伯陰畫奪宗之
 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 變臣多從以
 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
 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 至貶所行及八角
 鎮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
 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為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童貫安
 置柳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山王黼宋
 勳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
 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 鹽

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於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於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顯狙伺爲固位計務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

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徵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卽善景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願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顯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戶雜選成市岳牧輔衛多出其門捍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窮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陳於市 九月蔡攸與弟侁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

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初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眾因遣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烈科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右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為元帥有

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捷懶為六部路都統閣母為南京器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閣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

本朝結約張鼓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
備禦貴不從旣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
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貴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
素告我撒離拇曰兵之與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
河爲界庶存宋朝宗社貴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卽欲假赴
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
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
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
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貴怒叱
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貴置帥臣何爲遂行
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帥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誓縮畏憚

羞面鼠竄何面目復見王于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
州都巡檢使李翼方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
孝純悉力固守 巳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樂師以燕
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樂師與詹度同職日以
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辱樂師不從加以用勝
軍橫暴樂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
靖至坦懷待之樂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
知府事樂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可巧
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
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師召
之入朝樂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

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逾節已萌竟橫口甚始詔遣官寃實而金兵已南下矣翰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翰離不執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

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翰離不既得藥師益知不虛實因以爲嚮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以爲傳察使金至境上遇翰離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控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前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拙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若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焘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如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稅遂罷行而以子為開封牧 巳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為童貫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未嘗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矣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雍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榨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眾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苴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

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雍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榨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眾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苴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

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
 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
 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
 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獲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
 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
 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
 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
 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
 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
 聽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
 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

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
 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為陛下
 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 辛
 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
 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
 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
 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龍德
 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
 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
 不如始行從之 甲子金將幹離不陷信德府枯沒喝圍
 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
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
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金斡離不陷相
濬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
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
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
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
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
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
陷滑州 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離不渡河卽下詔
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

雖在繼承之初敢忘負托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
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今有司並依真宗皇帝
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爲親征行營都統兼副之韓山叅謀
軍事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
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旣道初
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
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卽以是軍自隨上
皇過浮橋衛士禁聲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
矢而臨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
計 京師戒嚴空執議請帝出幸襄鄴以避敵鋒行宮參
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

帝默然太宰曰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飾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亦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僅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凡言明皇閭潼關失守卽時蓋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輒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天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

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踈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瑁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堯智之戰

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
兵入援 癸酉幹離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駟天駟監
獲馬三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
據之帝召扈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
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
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府澤門以
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揚
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壘門壯士縋
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
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
穀事今其送童曹譚植彦慶且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

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請軍前可也
帝因求大臣可使者葉子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梈綱曰安
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祝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梈使金
軍梈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梈北面再拜膝行而前不即
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
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歛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
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
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
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
因出事日一紙付梈遣還梈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
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

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力戰而死 丙子李棨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徃金軍爲質以求成詔稱全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使粘沒喝軍於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必

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
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
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
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歛游騎但
守牟馳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
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
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
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
師周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
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
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

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
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洎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
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
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
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
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
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
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
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嘆曰
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

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帥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敵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斃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種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種氏乃云士不得遠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

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
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金斡離
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
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
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
汭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
領之令駐於汭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
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
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
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躬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

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舉稅之徒庸謔不才且嫉賢
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
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
必欲割地會不知無三關四鎗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
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
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
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
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詭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
彥等且以闕外付种師道宗正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
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
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其教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搃

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
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細後期衆變而磔之并殺內
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慮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
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從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
車而至衆寒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
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
諸生於獄人人怖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復遣聶昌
宣諭然後定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
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
至金幕府見翰離不抵暮遣王炳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
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騎馬曹昂等與金銀驃馬之數且欲
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
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昇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
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
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
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翰離不得詔遂不俟金
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
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
於河東河北有擅去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爲
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
秋冬必傾國復來御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

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
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
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
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
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帝詔出師
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
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壘未訖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守和
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
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
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
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賊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
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日
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
可將者代之不報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彦質等
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孕綱
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
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癸
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宜使解
兵柄不聽先是粘沒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
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
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
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糾

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率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
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
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
趙伯璠皆力戰死之未幾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
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
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
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宋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
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
置使种師中副之右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
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
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勅格不用師中渡河
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刑相問提出上嘗爲其不意
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
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 癸未遣李
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 辛卯復威
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 丁丑以太原圍不
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
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
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
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
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

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
 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
 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
 故古與瀨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
 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
 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才百
 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統
 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於盤陀古兵潰退保
 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
 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
 備邊禦敵之策輒爲賊帥等所沮及姚古種師中敗種

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爲兩河宣撫使劉幹副之以代師
 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
 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
 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
 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
 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
 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
 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使兵
 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
 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
 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

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屬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言格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口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車集色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鈜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鈜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瀨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幹離不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

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荐
為宣撫判官方欽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
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
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
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偉曰金國有耶律余
覲者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
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
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覲使為
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幹離不即以蠟書獻之幹離不
以聞於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
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兵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
府亦為粘沒喝遊兵所殄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粘沒
喝為副元帥幹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去
中幹離不發保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
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離不止索
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
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粘
沒喝又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薈城居之號元帥府已
而歸雲中畱良朱大酉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
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
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
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

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
 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
 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
 示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為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
 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崑嵐憲州將出天門關
 以援太原為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
 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敗一內
 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
 案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
 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
 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
 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
 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幹離不戰
 於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
 韜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
 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
 韜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
 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垺率衆晝夜搏戰久
 之城陷垺巷戰麾下稍稍散亡垺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
 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
 覲蠟書并元來劄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

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戡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

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種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 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關會唐恪取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己巳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樂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日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奏

檜等皆主桌議而唐恪取南仲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桌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朔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至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眾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衆先

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未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華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丁丑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

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
 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
 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
 案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
 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
 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
 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捐使出又有劉孝竭等
 某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
 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幹離
 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朕南仲往報南仲以
 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展願效死帝

為運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上幹離不
 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
 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繼
 而登鈐轄趙子清麾眾殺昌抉其目而齎之初南仲為東
 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
 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開堅請割地以成
 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
 訥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杆禦不遺餘力鼎
 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
 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

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訢張謀於潛鼎濃將沈敦張
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
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
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幹離不自真定
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
屯於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沒
厥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
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收護命姚友仲辛
未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問
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
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轉

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在事以昭太
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
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守死社
稷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
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
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
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
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
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 閏
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

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日
入繩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鴉車二驛召李綱爲資政殿大
學士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
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濬與金
人戰於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
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
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
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
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失十五六因時挑
戰以示敵敵金人遣蕭德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
射何棨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郵王爲質上曰朕爲

人子豈可以父爲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逐
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已
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諱如金軍以請和旣至
粘沒喝卽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
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
沒者五百人自是上氣益挫何棨數趣郭京出師京徒期
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
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
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
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

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余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各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曰奸問侍官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奸問營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

輕即宣誦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蒙主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沟沟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

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爲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爲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爲急擊之舉姚平仲既貶又以李綱師道爲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師道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狄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覲又以三邊爲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爲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鍾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桌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

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宮親往自己卯震不止是日
 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唐節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
 如青城何桌陳過庭孫傳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
 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
 帝號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
 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祭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
 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
 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
 金人以別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
 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今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
 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

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
 紫筠館花木以為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
 七十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嬪
 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眾 遣劉韜陳過庭折彥質等
 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并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上
 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歸 大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
 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
 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在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
 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巽西道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
 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
 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事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

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虜收餘兵入潼關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粘沒喝

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宮報謝

壬辰遣聶昌取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棗李

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謝克家輔太子監國

而與棗若水等復如青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白輿曰天

文帝座甚傾重駕若出必墮虜計棗不聽帝出城百姓數

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

曰皇帝日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

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

故不得不親任叔夜泣勸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

曰穩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

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固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

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

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實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

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之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了羽

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送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園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幹離不留不遣太學

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

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

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

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三師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實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受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

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其所殺 金主曰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監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

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
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
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
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壅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
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
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
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啗夷狄乎上
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盡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
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
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
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
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
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率若水抱帝哭
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絕仆地粘沒
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
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
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
母春秋高若少屈莫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
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
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拜軒十數
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

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拜莫儔督習甚急范瓊以危言驚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沼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喫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

朔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韓離不齊上皇太后幽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室及何察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泰檜等由鄆州去而歸馮解曹輔路允迪孫覲張徽許世勣汪藻康執權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遷解帝於南薰門象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實史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

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蒲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處孫傳至燕山亦相繼死 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

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 癸未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眾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玠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虜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

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大常寺簿張浚開封士
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
仰藥而死。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
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喻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御史馬伸
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
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
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三月辛卯朔
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閣門宣
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劫遷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
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
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偏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

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

以七月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

瓊黨給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誓罵之極口引頸受刃

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

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

設位御宋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

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

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升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

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

尚書省吳升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

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

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拜壽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為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無事矣因泣下霑襟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此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字輩統之可也好問曰字

輩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虜所遺禮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逾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節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

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彊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道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房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言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

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直為趙氏也 時宗室

于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眾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太王宜亟

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董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二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幹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訥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

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

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

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

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王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幹

離不濟河遊兵自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

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發鞏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

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

飛亦因劉韜見王之令相賊言倩倩降以飛爲承信郎議

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 閏月殿中侍御

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

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舉亦以爲然密草詔藁上

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
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邁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
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
之哽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
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
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
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
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
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
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
入援何啻飢渴宜亟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
之圍萬一敵有異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
澤先行王乃命澤瑄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取南
仲及伯彥請移軍于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白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
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
東北路宣撫范訥知其在府會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
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
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
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
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營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千
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天

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
 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
 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
 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
 士及中書舍人張澂齋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
 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
 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
 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
 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 夏四
 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
 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

無至者遂不果 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
 垂簾聽政后以馮澥為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言忠
 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王慟哭受
 寶命遣克家還京辨即位儀物 后手書告中外曰此以
 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
 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
 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
 首將亾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
 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
 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未言運數之屯
 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嘗

自高皇帝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悌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允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旣發滑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卽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勳李彥孟昌齡梁師成種稹子孫更不收叙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尊生母章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乙未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時王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

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
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
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
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初綱再敗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
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
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
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
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意

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求岐又
遣人封其章示綱說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
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拔
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往綱
行至太平上疏曰鼎鑊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
則用心剛足以溢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則
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四世唐
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六月己未朔李綱不行
在八見涕泗交集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
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
外為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

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
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
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
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
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
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
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
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
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
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
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木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

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
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
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
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
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
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
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
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調軍政
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
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
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

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
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如應昊
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
議於朝惟僭逾僞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綱以二事留中
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
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
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載宋之義以感動其
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優
然正位號處官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契丹
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
昌僭逾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

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討君今

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
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
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
之業而尊僭逾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
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
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黃顧呂
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
端綱言邦昌僭逾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
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芻擊之陛下

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傳李擢孫覲於高梅未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

若水霍安國劉韜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

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輔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

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直定懷衛濟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

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
 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
 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
 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
 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
 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
 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
 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
 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
 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
 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

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武法團結及詔陝
 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
 牌以遣 辛未了勇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
 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
 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望主之心勤王之
 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
 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
 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
 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
 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
 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

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安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無以守否則兩河

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留軍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友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 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 熾李綱言張

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
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
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
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
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
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
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
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上作氣中原可復坐
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總領問之
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繼稜曳柴
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謂雖然曰君治非行

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
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捷或救金人不能窺河
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厭境飛惟命是
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 五朔以王瓌爲河
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 甲辰右
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
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逾僞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
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命戮於東市 時
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
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

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

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劾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加納之綱所論諫甚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字之議決而國是明潛途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八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 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悞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在伯彥直

所亮所以沮臣臣每臨請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

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官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重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極誅將伏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

庚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下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朝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官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

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驂馬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

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爲渡河約諸

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群盜

方輿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汪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

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盡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關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

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劉衍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

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躍復上疏請
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
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
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二月乙丑河北盜
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
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
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
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
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
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澤招
撫群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曰渡河諸將皆掩

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
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
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
乃欲南幸胡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
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
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
奏至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旣而不果宗澤召王彥兵還
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
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
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
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

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金人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其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其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宗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砮堅如鐵石

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

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策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蹙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瀋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秋七月宗澤卒澤旣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

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群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及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留島戶銀木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

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巽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遣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 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驤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遠遁去安撫使劉汝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闔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有 乙未金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 癸卯金帥窩里溫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 二月丙子金人陷洛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 金婁室旣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

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遵欲盡括城中人爲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遵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 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

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 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師王似涇原帥庶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

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
 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
 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古
 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
 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八月癸巳金人
 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
 西節制司賀正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
 訛里朶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
 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
 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
 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皆陷時

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
 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
 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壁懷衛而陳訛里朶
 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人走
 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
 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托辭不行庶無
 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併
 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
 水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
 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註厚化庶日移
 文趨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

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
 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其泉
 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
 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
 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
 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申固守命將姚
 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跌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
 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
 王禕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大
 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取死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

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士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
 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息徽言欲
 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緘德渡河圍之三月
 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
 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遂以所屬晉府豐三州
 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
 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 十二
 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甲子金訛里朶攻
 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
 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益緝死士
 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

訛里及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朶謂曰沮降者誰朶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朶罵曰大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巳巳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太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岡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寧觀察使謚忠壯徽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守杜允棄東京歸行在充

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之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嵩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入之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知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請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

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
兵曰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
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暨駐
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阻巡幸者許告
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為戶部尚書
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
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
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
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肅不虞又
請命重臣為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

符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

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
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醮
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
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
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

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黃

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
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
行山東群盜蠢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

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蹶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遂乘勝而南

陷天長軍內侍鄒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馬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向列驛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疾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以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追亾太祖神主于道 帝至鎮江宿於府治是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

乞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群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
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
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瑄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
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
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
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
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
從行卽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
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
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
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景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卽川

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
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赦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
也 和州防禦使馬楨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
其失有大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行
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
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
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
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
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
猶豫遷延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
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

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
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徽論二人大
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
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狼狽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
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穀衛太后 五月戊寅朔
帝次常州 辛巳帝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
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灤開畝漕以阻金兵 庚
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
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
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

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

帝聞金兵迫求可使

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軍
以講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亾者不
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
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
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
為快哉 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
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
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官闕展省
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
縮惟務遠逃重民怨恣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

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
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
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于
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
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
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
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
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
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卯太后至洪州 壬
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
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

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
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
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
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
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
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
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
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其
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
石無情亦當以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
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

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
 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
 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
 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
 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焚焚之禍
 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
 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已巳帝發越州次錢
 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
 鎮者待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
 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
 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温州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温州 夏
 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群臣議
 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
 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
 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
 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
 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壬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夏四月隆祐太后
 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
 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

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

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

登歌通作官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

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

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

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

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

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

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欵謁禮侍御史張

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典福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

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

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帝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

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懣

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

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

之詔以秦楨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臨

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於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苟有闕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

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龍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中說今疆場未有驚急之報兵

兵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

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以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